大公報
2025年12月3日 星期三

七日談（澳門篇）

港澳之間的守望與共生

吳志良

香港大埔區宏福苑嚴重火災發生後，澳門特區政府迅速宣布通過澳門基金會捐助三千萬港幣支援受災者。這筆款項背後，不僅是一方有難，八方支援的善舉，更是兩地血脈相連、命運與共的無聲告白。

濠江與香江，一水之隔，同飲珠江水。翻開歷史長卷，港澳之間從來不是孤立的兩個點，而是同一幅嶺南文化版圖上相望的雙星。

同源之水：嶺南文化的雙子星

漫步在澳門議事亭前地，葡式碎石路蜿蜒曲折；走在香港上環，老字號招牌鱗次櫛比。兩種看似迥異的景觀下，跳動着同一顆嶺南文化的心臟。

澳門的媽閣廟與香港的天后廟，供奉着同一位海上保護神；澳門茶餐廳的絲襪奶茶與香港大牌檔的港式奶茶，有着相似的製作工藝和滋味；粵劇的鑼鼓聲，既曾在澳門崗頂劇院回響，也在香港油麻地戲院繞樑。這些細節，無聲訴說着兩地共同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基因。

歷史學者常言：「未有香港，先有澳門。」早在十六世紀中期，葡萄牙人已抵達澳門，使之成為西方在遠東的第一個據點。而香港的開埠，則是近兩百年前的事。在中外交通史上，澳門是香港的「前輩」，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最早試驗田。當香港在十九世紀中葉迅速崛起時，它從澳門那裏繼承的不僅是貿易經驗，更是那種融會中西的生存智慧。

患難歲月：風雨同舟的記憶

如果說文化同源是兩地關係的底色，那麼近代史上的相互扶持，則為這種關係注入了血肉。

抗日戰爭期間，當戰火燒至華南，大量難民湧入相對安全的澳門。澳門以彈丸之地，敞開胸懷接納同胞，醫院、學校、教堂都成了臨時避難所。而香港淪陷後，不少文化界人士也經澳門轉移至大後方，澳門成為戰時重要的中轉站。

這種互助不是單向的施與受，而是如同兄弟間自然的扶持——今日你助我渡難關，明日我解你燃眉急。

更值得銘記的是，兩地在保存中華文化火種方面的共同努力。上世紀動盪時期，不少珍貴文物、文獻通過港澳之間的特殊渠道得以保存，兩地學者、文化人相互庇護，使中華文脈在特殊年代仍能延續不斷。

回歸之後：新時代的兄弟同行

一九九七年與一九九九年，香港與澳門相繼回歸祖國懷抱。自此，兩地關係進入新篇章，從「難兄難弟」變為「並蒂蓮花」。

CEPA的簽署、「個人遊」政策的實施，讓兩地人員往來更加密切。如今，港珠澳大橋如長虹卧波，將兩地距離從數小時縮短至半小時。但比物理距離拉近更重要的，是心理距離的消融。

每年春節，香港的黃大仙祠和澳門的媽閣廟同樣香火鼎盛；中秋時節，兩地共享同一輪明月；非遺項目如粵劇、涼茶製作技藝等，被兩地共同申報並成功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最近，還與廣東共同成功舉辦了全運會。文化上的共鳴，讓「港澳一家」不是政治口號，而是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切體驗。

在教育領域，港澳高校合作日益緊密，交換生項目、聯合研究課題層出不窮；醫療方面，兩地專家會診已成常態，特別是在疑難病症治療上，資源共享惠及兩地居民；慈善事業上，正如這次火災捐助所展現的，一方有難，另一方必伸出援手，已成為不言而喻的默契。

灣區時代：共繪同心圓

隨着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》的實施，港澳關係被置於更廣闊的發展藍圖中。兩地不再是簡單的互助關係，而是大灣區東西兩岸的重要支點，共同承擔着「引進來」「走出去」的雙重使命，共同構建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地。

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、貿易和航運中心，兩者功能互補，相得益彰。香港的國際化經驗和澳門的多元文化底蘊，正形成獨特合力，共同講述中國對外開放的新故事，為強國建設攜手並進。

▲晨曦中的港珠澳大橋和藍海豚島。 新華社

值得強調的是，在「一國兩制」框架下，港澳兩地探索出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借鑒的發展路徑。香港的普通法傳統與澳門的大陸法系特色，為國家的法治建設提供了多元視角；兩地在社會治理、文化保護、城市更新等方面的經驗交流，已成為常態化機制。

心手相連向未來

回到大埔火災後的捐助，三千萬港幣的數字背後，是濠江對香江的牽掛，是兄弟間無需多言的默契。這種情感，深植於共同的文化土壤，淬煉於共同的歷史經歷，綻放於共同的時代機遇。

伶仃洋上，港珠澳大橋如一條銀色紐帶，連接的不僅是三地地理，更是人心。曾經，文天祥在此留下「零丁洋裏嘆零丁」的千古絕唱，那是孤苦無依的悲鳴。今天，在這片同樣的水域上，演奏的卻是守望相助、攜手同行的和諧樂章。

港澳兩地，如同珠江口兩顆璀璨的明珠，各自閃耀，又相互輝映。我們以不同的旋律，共同奏響嶺南文化的交響；以不同的色彩，共同描繪「一國兩制」的成功實踐；以不同的視角，共同展望和貢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。

當香江之水與濠江之潮在珠江口相遇相融，那拍岸的浪聲，彷彿在輕聲訴說：無論風雨晴晦，兄弟永遠並肩。這份情誼，源於歷史，存於當下，更將照亮未來。

熱 線

喧暖人生

香寧

前幾天，我和朋友約在深圳灣萬象城吃晚飯。通常從公司打車去深圳灣關口，車程不過十來分鐘，即使遇上塞車也不會超過二十分鐘。那天我大致算了差不多的時間，叫了出租車，上車後我一直忙着在手機上回覆消息，完全沒有留意路況和時間。

隱約覺得車速變得緩慢，維持了不短的時間，收到朋友發來短訊，告訴我她已經到達餐廳。我這才意識到已經遲到，抬頭正準備詢問司機路況，卻先聽到了司機的一聲嘆息和喃喃自語，大致是在抱怨某段路的車輛通行安排不合理，造成了一條車道的嚴重擁堵。短短三公里的路，已經斷斷續續停頓了二十多分鐘。我抱歉地通知朋友要遲到了，讓她先點上前菜邊吃邊等。

司機從車後鏡看着我，禮貌地問我他可否打個電話。我看車流相當緩慢，一個電話倒也不影響他開車，就同意了。他進一步解釋說，他是要打深圳市政熱線12345，反映道路安排的問題。我不由地樂了，追問他關於這個熱線的故事。他立刻來勁了，「這個熱線好用，我們有問題就打電話反映，政府聽到我們的意見，就會很快處理的。」

坦白說，這麼久以來，去了那麼多城市，這是我第一次聽一個普通市民誇獎市政熱線及其效率。最讓我感嘆的是，作為一個普通的出租車司機，打熱線反映問題似乎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，這也意味着，這些電話打了之後是有效果的。否則誰有信心靠打熱線去反映問題和提供意見呢？

雖然他說的道路名稱和路況安排我也不太聽得明白，但是電話那端耐心的接線員，和司機熱烈的訴說，給我留下了難以忘卻的印象。我看向窗外這座年輕而又充滿活力的城市，似乎瞬間理解了為何在深圳居住和工作的朋友們如此喜歡這座城市，也似乎理解了為何越來越多的港人，會在周末選擇北上消費。

抵達餐廳後，我迫不及待和朋友分享了車上的見聞，她笑着說，對啊，我也打過12345熱線，投訴過一家餐廳的食品衛生和服務情況呢。辦事效率是真的高，處理結果也令人滿意。她繼而分享，效率是深圳城市發展的關鍵之一。她告訴我她居住的小區外有一個公園，有一天下班後散步，公園中一大片已經稀疏發黃的草皮被掀走了。第二天下班的時候，她發現昨日那大片草皮已經被新的綠油油草皮替換，不少人坐在草坪上分享晚餐，聊着天。她開玩笑地說，這就是深圳速度。我不由地羨慕這「深圳速度」，和朋友眼中流露出的自豪感。城市的競爭力，其實和人與人的競爭力，也有異曲同工之處，尋找不足，聽取意見，高效解決問題，這些也就成為了拉開差距的重要因素。

有力量的香港

君子玉言

小查

十一月的香港，本該是全年最愜意的時節。吐露港的海風攜着恰好的涼意，拂過大街小巷。然而，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兩點五十一分，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無情劃破了這份寧靜——大埔宏福苑樓宇驟然燃起烈焰，火龍濃煙裹挾着絕望直衝天際。二百餘輛消防車與近百台救護車的呼嘯穿透街巷，交織成一曲悲壯的奔赴。

當三個月大的嬰兒被小心翼翼抱出火海，當行動不便的長者在救援人員懷中脫離險境，我們既為生命的倖存動容，卻也為那些永遠留在濃煙中的生命心碎。一百五十六條逝去的生命背後，是百餘個破碎的家庭：消防員何偉豪在救援中因公殉職，八旬老者還在曬着午後的太陽，十幾歲的中學生正要與同學去打球，保安仍堅守着最後的崗位，建築工友與外傭的生活剛有起色……每一個身份都承載着未盡的人生，每一段遺憾都讓人無限惋惜。哀傷如大火後的煙塵，悄無聲息瀰漫全城，身在內地的我們，亦為香港同胞牽腸掛肚，一樣的心痛，一樣的哀傷……

人們總以為歲月會按部就班鋪展，可意外從不會提前預約，告別往往猝然而至，連一句道別的機會都未曾留下。那些以為會天長地久的陪伴，那些規劃好的未來，或許就在某個尋常瞬間戛然而止。

對於劫後餘生的人，是來不及帶出的家傳珍物，是午夜夢回仍心有餘悸的逃生記憶；對於逝者的親友，是未曾說出口的叮囑，是未能兑現的約定，是再也沒有下次的送行。哀傷從來都是無法言說的痛楚，藏在無數個猝不及防的瞬間：走在街上，看到一個背影恍若故去的親人；路經街角的茶餐廳，猛然憶起曾並肩就餐的身影；寂靜的夜晚，突然驚覺再也聽不見那聲熟悉的問候。大火燒毀了家園，也燒毀了所有念想的載體，留給生者的，只有錐心刺骨的疼痛。這種疼痛毫無規律，難以輕易撫平，恰似掌心的傷口，縱使結痂，每一次觸碰仍會隱隱作痛。

「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嘉昭走進大埔墟地鐵口的賽百味。從前，舅舅總會送他到這裏，兩人各執一份三文治，舅舅的那份必加蜂蜜芥末與橄欖油，還要多放辣椒，他總對嘉昭說：『這個三文治沒有辣椒不好吃。』這天，嘉昭點了兩份一模一樣的加辣三文治，一份握在手裏慢慢咀嚼，另一份放在腿上，始終未曾拆封。」

時間常常被當作萬物良藥，卻對這樣的哀傷難奏全效。親歷悲傷的人都懂，有些傷痛永遠無法徹底消散。縱使年華流逝、皺紋爬臉、頭髮染霜，談起逝去的親人，我們依舊會哽咽失語，只是慢慢學會了把思念藏在心底最深處。哀傷從不是該驅逐的敵人，而是愛留下的印記——你愛一個人多久，這份思念便會陪伴你多久。我們不必強迫自己「走出悲傷」，更無需為遲遲無法釋懷而自責，那些難以忘卻的記憶、深入骨髓的牽念，都是生命曾真實存在過的最有力證明。

溫情的香港給了哀傷一個體面的安放。特區政府第一時間啟動救援機制。短短數小時內，就設立了數個專責小組——從災情調查、緊急支援，到安置與住宿安排，各司其職，井井有條。開放臨時庇護中心、發放應急補助與生活津貼，設立專項援助基金，推出「一戶一社工」機制，細心陪伴每一個受影響的家庭。全港十八區同步設置弔唁處，市民們排隊手捧鮮花靜靜佇立，弔唁冊上寫滿了「一路走好」「永久安息」的深切哀思。

社會各界的援手也迅速匯聚，餐館免費供應餐食，志願者徹夜搬運物資，捐血站排起長龍，內地與澳門各界也及時馳援，捐贈款物源源不斷送達。

如今，援助的暖流持續湧動。這場大火讓我們看清了命運的無常，也讓我們讀懂了哀傷的重量，更見證了香港這座城市同舟共濟的力量。就像焦黑的土地終會冒出新芽，破碎的心靈也能在愛與紀念中慢慢癒合。面對哀傷，我們不必逞強，無需偽裝堅強，盡可以放聲哭泣，坦然思念，而後尋一種最適合的方式，安放這份刻骨的傷痛。

我們不妨這樣想像：逝去的親人，去往了一個我們不知道的遠方，在那裏，他們正在做着自己喜歡的事——讀書、旅行、唱歌、泡茶、跑步……就像從前在宏福苑的日子，寧靜、充實，悠長。

南方的秋葉一夜灑落，思念卻深深紮入根基。香港這座了不起的城市，歷經風雨，卻總能在磨難中凝聚力量。那些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，那些不離不棄的溫暖陪伴，都是驅散陰霾的光。相信思念會化作力量，宏福苑的土地上終將重現生機，香港也必將在愛與堅守中，迎來更加枝繁葉茂的明天。

市井萬象

冬日「毛衣樹」

近日，北京海淀區一街區的樹木「穿上」了多彩「毛衣」，為冬日城市的街頭增添了幾分趣味和暖意。

中新社

舌尖上的融合共生(下)

飲食男女

厲放

再說菜品，沒有一道菜是典型法餐，但每一道菜又不失法菜之精髓。鹹vs甜，酸vs辣，嫩vs焦，少vs多，主菜、配菜、醬汁，恰到好處，達到色香味互添互補之絕佳融合。

烤花膠，配蟲草花、黑蒜、沙薑，外焦內柔，吃到口中潤滑軟糯，咀嚼下不失彈性，實在難忘。藍龍蝦配馬來西亞亞參叻沙，醬汁都不捨得剩下。冰淇淋吃到最後忽有兩小粒鹽在口中融化，把這道甜品的調性一下沖到飽和，回味無窮，又是一個完美平衡。還有調酒師根據每道菜親自設計的雞尾酒，每一款都堪稱絕配。

一頓飯下來，川妹子吃到了微微的「川辣」，我吃出了縷縷的「懷舊」，師弟品出了「法餐為體，中餐為用」的自然和諧之道。

尾聲，鄭師傅走來坐坐，謙和有禮，暢聊他的理念和追求：秉承工匠精神，繼續創意佳餚。談到時下流行的「網紅」、「打卡」、「漲粉」，「這些與我無關。但是如果今晚這道菜沒有做好，我會睡不着，明天一定要把它做好」。他用「普通話」清晰地表達着。

「你的普通話已很不『普通』」，我笑着說（自打上了節目做評委，他的「港版普通話」表述能力亦令一眾網友「印象深刻」，戲稱「太普通」）。

「我正在努力學習。員工看到我都在練習，開口講普通話，他們也沒有理由不學啦」，他謙遜地笑了。

「永」和VEA，一個中餐，一個法餐，兩個都很成功，足見他的「平衡能力」之高超。「相對而言，哪一個更具挑戰性」，我問。

「中餐」，鄭師傅沉吟片刻說。「我是做法餐的廚師，可以說得心應手，但是中餐不同，需要不斷琢磨，不停地實驗」，他娓娓道來。

鄭師傅的餐廳，從裝潢設計到器皿擺式，從菜品樣式到醬汁配備，在我看來都極具主理人之鮮明個性和創意理念，「您是如何做到品質管控的？」我接着問。

「培養人，他們和我必須同一個標準，前面四道防線（四人試菜），我是第五道，最後試菜。」

「兩個餐廳，每天要為那麼多客人『做飯』，回到家一定不要看見『廚房』了吧」，我想當然地說，至少我會這樣。

「我就是喜歡做飯哦。特別是女兒在家，這飯必須是我做」，鄭師傅一臉自豪和滿足。「即使圈內人聚餐，鄭師傅一定是最忙碌的那位。就是BBQ，他也會站在爐子前為大家烤串」，在一旁的師弟馬上補充說。

這位持有烹飪熱情，二十四小時不缺席的年輕人，從跳出「法菜舒適圈」，嘗試創意中餐，到提升「普通話水準」，不懼挑戰，壓力變動力，內心平衡，使自己更加強大和豐富。和三年前一樣，我被他的敬業和創新精神深深打動，敬佩並祝福他。無疑，融合共生的追求，豐富了香港的美食版圖，他不愧是耀眼的那顆星。